

王雲五主編

景印 軸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刊
白沙子全集
一

明陳獻章撰

白沙子全集一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白沙子

甘泉子曰夫先生聖人之徒也先生
詩文其中古之制作乎其詩歌如風
雅頌其文詞如謨訓誥或聞之愕然
曰何哉若是其大也不亦少誇矣乎
今觀其詩歌之體裁猶夫今之詩也
何取乎風雅頌觀其文詞之矍度猶
夫今之文也何取乎謨訓誥曰非是

之謂也孟軻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何謂乎聖賢之言發乎人心之同然故與古訓異體而同道夫惟求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而後得馬之真相忘於言語形似之外者而後得聖賢之蘊是故以其中和之性情發而爲中和之咏歎優柔而敦厚焉是亦風雅頌而已矣以其自得之精意以發

其未發之蘊載道而典則焉是亦謨
訓誥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異乎曰言
詞古今之不同猶之東西南北之方
言聲氣之異耳矣而因以爲人情有
異可乎今以詞之古今而疑聖賢之
異者則亦猶求人性於東西南北之
音之類也求馬於牝牡驪黃之類也
曰然則果若是同乎曰以詩觀之風

殊於頌頌殊於雅矣遂謂詩果不同
可乎以書觀之誥殊于訓訓殊于謨
矣遂謂書果不同可乎則又何疑乎
後世之詩之文也哉故求先生之詩
文者當求先生之道於言外之意以
合於古訓而不當求先生於言詞之
間則惑也夫然後知先生之詩文不
可以後之詩人文士之詩文觀之矣

門人高簡曰吾師甘泉先生過維
揚謂灤州亦刻是集乃吾同年友
柯侍御意也先生旣手校付之而
因序焉此論是也簡請觀之真足
以破文人才子之訾矣因略其序
刻之由而附其要語于此以俟明
覽焉

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

夫詩文何爲者也曰人之言爾也言者心之聲也是故人不能以無心有
心不能以無言有言不能以無音有
音不能以無章言之有章章而暢者
文也言之有音音而律者詩也皆心
之聲也是故其心正者其言淳其心
和者其言順淳和生於心而達於言

故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忠信之人其言確如也皆心之爲之也白沙先生之詩文其自然之發乎自然之蘊其淳和之心乎其仁義忠信之心乎夫忠信仁義淳和之心是謂自然也夫自然者天之理也理出於天然故曰自然也在勿忘勿助之間胸中流出而沛乎絲毫人力亦不存故其

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
日星以言乎明照自然也夫日月星
辰之照耀其孰安排是其孰作爲是
定山莊公贊之詩曰喜把炷香焚展
讀了無一字出安排以言其自然也
又曰爲經爲訓真誰識非謝非陶莫
浪猜蓋實錄也夫先生詩文之自然
豈徒然哉蓋其自然之文言生於自

然之心胸自然之心胸生於自然之學術自然之學術在於勿忘勿助之間如日月之照如雲之行如水之流如天芭之發紅者自紅白者自白形者自形色者自色孰安排是孰作爲是是謂自然曰或有疑白沙先生自然之學爲禪然乎曰先生之量廣矣大矣盍觀之天地之廣大乎天無不

覆地無不載而妍媸無所不容故於詩文或借用佛老之言而不自以爲嫌人遂以爲佛老然則孟子舉陽虎之言亦謂爲陽虎可乎語人癡人前不得說夢說夢卽以爲真矣觀先生之詩曰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是又曰託僊終被謗託佛豈多修弄艇江門月聞歌

碧玉樓其先生之真乎大巡蕭友山
先生於百官萬物叢冗之餘而能追
慕白沙先生之風旣修廣城書院將
撥田以供祝又求真像刻全集以愛
慕表揚之則友山之所養可知矣孟
子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
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
世是尚友也友山其尚友哉友山聞

之曰非予之能也蓋聞吾鄉先達高
三峯司徒昔也巡于廣亦嘗修書院
于茲矣吾有慕焉而爲之也甘泉子
曰此友山所以爲賢也前人作之後
人繼之又皆內江產也已見內江之
多賢讓大美以居于前輩又以見士
風之厚也吾黨有愧焉刻工將成介
司府來謁序于卷端予惟自然之學

固先生始已命水矣乃不辭而謹序
之俾後之開卷者當作如是觀

嘉靖三十年歲在辛亥九月望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
書奉

勅叅贊機務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修
國史

經筵講官門人增城湛若水謹書

白沙先生全集序

麟也者乃天地儲祥星嶽孕秀應五百昌期而生希世之瑞也

皇明有道其瑞應於成化弘治間

白沙陳公甫先生是也先生生于宣德戊申者也今以爲出於成化以來者何哉蓋其初也麟性雖具必至是性始完而頭角始嶄然露毛鬣始煥

乎其有文章也抑以見先生之所以
希賢希聖者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
死之與於斯文者也先生之學何學
也古聖賢相傳之正學也其造詣則
由知而好由好而樂之者也其全體
之呈露其妙用之顯行雖不敢以意
想揣摩而妄爲之說昔人所謂因言
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者猶幸賴